詩觸

詩觸卷二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鄭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緇黑色卿士朝服皮弁退朝而服緇衣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朝堂諸曹治

事之處自館而還則在其采地之都。序曰美武公而續序兼言桓公者謂其世德在人父死犬戎之難子定東遷之鼎此周人之愛所從生妙在全不露好德之意但一望緇衣自然繾綣無已改衣適館授粲一時傾吐惟恐不及所謂不啻若自其口出也。讀此詩者只將又字還予字及四兮字反覆咏嘆則周人無已之愛自見或疑適館授粲非不愛其上之事然毛傳朱註但云周人愛之而已安知其為周民乎抑周之士大夫乎且彼特借以寫其好德耳豈必實有其事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

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杞柳屬生水傍葉似柳今人以為車轂檀強韌之木可以為車皮青滑澤○左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祭仲諫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除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伐京京叛大叔出奔共書稱鄭伯譏失

教也謂之鄭志。此詩蓋借莊公拒諫之言以刺莊公也莊公陰很未嘗一日忘殺段也但内憚姜氏外畏人言不欲先發姑養成其慝以成殺之之名祭仲曰無使滋蔓不知公意欲滋之蔓耳公子呂曰國不堪貳不知公意政欲待其貳耳故其言曰子姑待之曰無庸將自及曰厚將崩此時殺段之謀已露矣蓋段之奔死不在克京之後而在請京使居之日使當時稍為裁制不獨全段兼且全母何待掘隧相見而後融融洩洩哉故左氏曰譏失教也又曰鄭志所以薄責段而厚罪公也此詩之妙在不斥言莊公之過但若代為拒祭仲之言曰爾仲子無傷我弟也我豈敢有愛於弟所畏者父母耳而又為之婉其詞曰仲之長計遠慮亦我所懷也而父母之言亦我所畏也仲益明以其咎委之父母矣微詞吞吐句句殺機大約莊公此意籌之最熟斷之最專不獨大叔在其股掌之上即謀國老成如祭仲公子呂輩亦不與顯言

獨詩人與左氏冷眼微窺巧為點綴而公之陰很不言自見故序曰刺莊公也○樹杞樹桑樹檀指大叔為也折我樹杞謂祭仲諫而欲去之也事關骨肉姑為隱語以示意耳父母暗指姜氏諸兄謂公族人言國人之言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序曰刺莊公也○朱註曰段不義而得眾毛衛續序曰段處于京國人說而歸之但據左傳云子封伐京京叛大叔段伐而遂叛則京民且不附段何況國人哉此詩特其狎客私相稱譽之詞耳夫段既居京亦

有人民社稷之寄如詩所云不過狎遊公子而已彼淮南八公陳思七子一時譽髦尚不能為瀛洲凌烟之事何況服馬飲酒之徒哉序以為皆莊公驕之至此故曰刺莊公也○仁特煦煦而已好特欵洽而已武特強勇而已一種貴遊徵逐輕薄浮蕩之態悠自狎客口中傳之甚妙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

掤忌抑鬯弓忌

序曰刺莊公也○黃馬之上邑驪白雜毛曰鴇車衡外兩馬曰驂兩服衡下夾轅兩馬也小戎騏駵是中騧驪是驂外者為驂則中者為服矣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如舞者驂也謂其御中節也善御者轡柔如組驂諸如舞上襄猶言上駟馬之良者鴈行者與中服相次第也齊首馬者齊也如手言兩驂並進如御者之手也刈草為防驅禽防中焚而射之曰火王制云昆虫未蟄不以火田禽獸所居曰藪磬謂曲折如磬控謂控制使馬不逸也縱者發矢也送者發矢後弓弰隨轉向前如送矢然言其速也掤冰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所謂公徒釋冰而踞是也冰矢箭弓鬯弓韔也田事既畢則馬遲發罕釋冰覆矢執鬯弢弓蓋誇其從容整暇猶所謂善刀而藏躊躇滿志也○叔之才技誠過人矣如是而甚不仁況其所謂才技者

不過袒裼暴虎射御足力而已豈能成事莊公知之故縱而不問俟其將敗然後制之如甕中鼈耳漢史于淮南王長亦深料其驕恣不能有為故屢赦不問卒以反誅然漢文實友愛無殺弟意僅以優容釀禍尚招斗粟尺布之譏況莊公志在必殺哉詩人以為公驕之使然故曰刺莊公也○此詩即前章意種種誇詞皆似出狎遊之口將叔無狃二句尤見媢子小忠試將揚之水篇並誦則叔段桓叔兩人身分自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介甲也謂以馬被甲也二矛車上所建之夷矛酋矛也矛以英為飾二矛長短不

同其飾重疊故曰重英喬矛之上句所以懸英也將軍之車左執御右執兵將在中○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蓋是時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狄渡河故使高克將而禦之○此詩作于師潰之後然不言師潰但云翺翔逍遙中軍作好而已蓋指其致潰之由使人自見此風人深旨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序曰羔裘刺朝也○舍命不渝朱云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變毛傳云舍處也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

見危授命也三英朱云裘飾也毛云三英三德正直柔克剛克也叙覺毛說為長序意謂古有是義則然裘可以無愧惜今之不然故曰刺朝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擥袪執手以挽賢者情迷至也故謂故人好情好也故人情好豈忍速去乎蓋君臣之分可遯而朋友之誼難割徘徊岐路無限躑躅故序曰思君子也。續序云莊公失道君子去之是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

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序曰雞鳴刺不悅德也。鄭箋云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以弱弓微矢乘風振之上曰弋加中也史記謂楚人弱弓微矢加諸鳧鴈之上雜佩毛傳云珩璜琚瑀衝牙之類衝牙以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呂東萊曰婦人之佩觽燧箴管凡可佩者曰雜非特玉也遺人物謂之問左傳衛人使人以弓問子貢明星猶今曉星蓋東方啟明焉。首四句描寫賢夫婦衾枕之上皇皇問夜光景如見與六朝人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語意正相反射弋亦男子事即此小事亦欲及時不肯後人則其他可知。人以荒滛

為樂其樂易盡不知勤苦之餘別有樂趣冀缺之相敬如賓梁鴻之舉案齊眉皆自然之樂趣也此章宜言飲酒而要以偕老琴瑟在御而本之靜好初不過日用尋常之樂然在雞鳴之儆勸苦之餘倍覺天機鼓盪真意溢如所謂趣也但得此中趣不足為荒淫者傳也。來謂聲氣相感有以致其來也順則所謂莫逆之交是已好深於報故木瓜之篇云匪報也求以為好然未有好而不報者報之乃所以為好耳雜佩可捐好之難已閨閣之內乃能以親賢取友相勗有婦如此此當在僖負羈妻與山濤夫人之間矣序所謂刺不悅德者蓋古有是義而嘆當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

孟姜德音不忘

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也○舜木槿也舜取瞬之義謂朝生暮落也○左傳桓公六年北戎侵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桓公之未昏於齊也欲以文姜娶大子忽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娶之固辭人問其故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桓公十一年傳曰祭仲有寵于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昭公忽也宋雍氏女生厲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十五年傳曰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立之其後高渠彌弒昭公立公子亹齊伐鄭殺亹立公子儀厲公入于櫟使傳瑕弒儀而

入鄭按文姜內淫幾亡魯而詩云德音續序又云齊女賢何哉蓋忽之辭文姜也在桓公未昏之前及敗戎之後所辭之女非文姜也且詩但以忽辭齊昏無大國之助以致見逐故借言彼美孟姜以寄憾耳豈必齊女果賢且美哉。親迎則同車矣忽既辭昏則未親迎也姑託言忽與齊女同車其顏色如此其佩玉如此末復嘆其信美且都爾忽之不娶齊女與無大國之助意不言而自見。鄧茂先曰孟姜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閒雅也蓋冶容艷質多出于膏粱甲族薰濃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娟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琚瑀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蕢舉止羞澀烏能閒雅乎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序曰刺忽也○扶蘇毛謂扶胥小木孔穎達曰扶胥釋木無文毛當知之未詳所出也荷華未開者曰菡萏已開者曰芙渠松之上竦而無枝者曰橋松龍葒草如馬蓼而大生水中游言其縱也○陸佃云山性宜木隰性宜草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木扶胥在上草芙渠在下松喬聳于上草游縱于下則山隰之所養以為美者至矣今不見子都而見狂且不見子充而見狡童則曾是之不如也鄭康成以為此忽好善而不用賢者

反任小人之喻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

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序曰刺忽也○蘀落葉也七月篇云十月隕蘀是也○序意謂忽弱而祭仲強也叔伯者羣臣自相謂也

落葉待勁風而隕鄭之諸臣不知有君各自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則予和猶落葉之隨風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序曰狡童刺忽也○此鄭人忠憤之詩猶箕子之稱狡童也狡童謂狡好之幼童言忽雖壯而童心猶在左傳魯昭公年十九矣而猶有童心即此意也不與我言不與賢人謀國也不與我食不與食其祿也不能餐不能息恨之至也蓋預知權臣擅國將有廢逐之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序曰思見正也。鄭有狡童之狂使大國惠然正之但褰其裳而涉溱洧則至矣子不見正豈無他國乎末句言其狂已甚所望于大國不能緩也蓋厭亂之極不敢明言故為隱語以見意耳。孔穎達曰狂童謂突也突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故鄭人思得大國以兵伐鄭正其爭之是非欲去突而定忽也。子謂大國之卿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又曰士鄭六卿餞范宣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望于他人乎若以此詩為淫奔則斷不賦于宣子之前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

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序曰丰刺亂也○刺亂謂刺淫亂也丰昌皆美之之詞始有他志而不許見其丰美而始悔也叔兮伯兮不一人之辭不得於此又欲得於彼也註云豈無駕車以迎我者乎最為得解蓋謂前之丰且昌者既不可得矣或後更有如是者則當駕予與行不復待其俟我矣蓋其悔且望之深如此伯敬謂伯叔即前人但恐前人不如是多耳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茹藘茜草一名茅蒐可以染絳莖葉俱澁葉似棗蔓延木上根紫赤色一名地

血除地去草為墠阪高阜而不平者○室邇人遠疑怨之詞耳然看得此人孤高靜穆儘自不俗大凡愛其人而不見不難推而舉之最高之境雖尋常境物入有情者之目無非韻致卽如門外有墠墠外有阪阪上有草所思之人宛在其中遂而指之曰此室邇而人遠者也不獨愛之且重之矣次章子不我卽猶云不可得而親也雖露怨意然其人愈遠矣宋詞云天上嫦娥人不識卽此意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淒淒秋氣也瀟瀟秋聲也秋風秋雨寒氣始肅而雞鳴如故風雨晦明天地改色

而雞鳴不已此亂世君子不改其度之善喻也如此君子安得于亂世見之當亂世而幸得見如此之君子安得不令鬱者平疾者瘳悶者喜哉故曰思君子也○膠膠雞聲也唐人詩云膠膠角角聽雞鳴時解以為雞聲之和則非矣○此詩無一字涉男女而亦坐以淫奔葢以既見君子四字生疑耳然則蓼蕭菁莪皆男女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禮不佩青玉謂青青子佩者士佩瑀玟而青組綬也城闕謂城上別有高闕毛

云挑達往來相見貌蓋廢學而以候望為樂也。學校廢則朋友踈矣故思而望之思其服而想見其人欲其捐棄往來之迹與共晨夕而無間耳末章者二句責之切末二句思之殷獨學無友孤陋寡聞為此詩者不獨規友兼自箴也。左傳鄭人遊于鄉校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止之則鄭之重學校非一日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激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水力弱也以此為忽弱不能制其強臣之喻其始也兄弟爭國其究至於寡兄弟此必然之勢也故鄭康成以為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鄭無忠臣皆誑上行

私巧為欺誑故又戒以人實迋女勿信其誑以滑泰
亡益忠愛之至也○此詩無一事涉男女而亦坐以
淫奔
冤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
茹藘聊可與娛

序曰閔亂也○縞衣薄繒不染者國策云強弩之末
不能穿魯縞言其薄也綦青色之小別者城門外有
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城上有臺謂之闍茹藘
茜草蓋絳色衣也荼茅華輕白者吳王夫差黃池之
會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蓋如雲言其旖旎如荼
言其輕白也○鄭公子爭國之亂凡五見於春秋矣

兵甲不息男女奔竄各相棄捐無足怪者此詩言出其東門見仳傐薾道者如雲如荼之女也然當此離亂已之室家且旦夕不保他人妻妾雖美如雲荼豈我思所存哉吾但保其室家而已縞衣綦巾無足娛樂然能自保則縞衣綦巾亦聊可娛樂云爾玩一聊字有僥倖不敢自必之意王仲宣云未知身死處安能兩相完卽是此意故序曰閔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序曰思遇時也○此亂極思治鄭之賢者各求其友思邂逅而遇也美人指賢者古人稱君稱朋友皆以

美人相況非美婦人也鄭亂已極賢者皆冥鴻矣其得邂逅以相遇乎倘或邂逅則適我願而可與之偕臧矣故曰思遇時也漢人續序云男女失時殊失古序言外之意。按鄭子齹賦野有蔓草以諷韓宣子葢以美人喻宣子也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鄭伯享趙孟子大叔亦賦蔓草葢以美人喻趙孟也趙孟曰吾子之惠也使蔓草為溱風則彼二人皆鄭大夫寧不自諱且敢舉淫女以辱大國之卿乎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序曰刺亂也○溱洧方渙盎三月桃花水之時秤雅引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會于溱洧之上以為祓除此山陰曲水之鼻祖也蔄蘭也蘭為王者香草葟葉似澤蘭勺藥一名江離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文無文無當歸也此花榮于仲春盛于孟夏本草云有二種一草勺藥一木勺藥○上巳祓除此舊俗也相沿而盛遂為亂階前者畱連不去而後者愈繁故首曰方秉蘭兮次曰殷其盈矣治容誨淫始于游觀禮禁無觀盎謹其漸也女曰觀乎數句文氣駘蕩曲盡游人之態盎上巳之時人景俱媚士女柏邀不獨觀溱洧又以觀夫觀溱洧者此時男女雜沓已有摩肩接踵微聞香澤之意矣既觀于洧餘興未盡更相與觀于洧外至於樂而相謔徘徊不舍贈以可離盎鄭國土沃人麗故其俗淫蕩如此曰觀乎盎

秉啇之後復欲觀也曰既且曰且
往覲乎瞥見有情隨順其意也

齊風論

季札觀樂工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國之風也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今觀齊詩十一篇無非荒淫昏亂之詞彼鄭衛靡靡尚有淇澳緇衣二武公之德在焉而齊詩獨雞鳴一篇不過陳古義以諷哀公而已其自還著以下皆刺語也如是亦安覩所謂大風也哉蓋季子所聞者樂也雖歌齊詩然以齊音譜之則大風也今取元人之詞而以四方諸音合奏一堂則清濁

高下長短之間風土之强弱澆淳亦大畧可見矣孔子學琴於師襄而得文王之志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又得其為人黮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焉孔子所學者師襄非文王也然學師襄而見黮然而黑之文王季札所觀者工歌之齊詩非大公之詩也然聞齊聲而得表東海之大公古人於聲音之道固有冥會神遇而不可以言傳者矣後之儒者執泱泱大國一語而曰齊風十一篇在是焉則不

獨不可闕言樂并不可與言詩矣

齊風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序曰思賢妃也。續序云齊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警戒之道焉。妙在匪雞則鳴匪東方則明欲將警畏意推進一步翻說轉一步幻筆化境百鳥啁嘶此朝內將曉之景也若深宮重帷不聞鳥聲但聞虫飛耳既言虫飛薨薨則既非甘寢之時矣翻言甘與子同夢意婉而深豈有君未視朝而羣臣遽歸者故設不必然之想妙極末句尤妙不言以君王之故憎予却憂以婢子之故累君規儆之中自饒娬媚。同

夢二字奇拔後人
慣熟不覺其妙耳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序曰還刺荒也○肩一作豣獻豣于公大獸也故毛傳云三歲曰肩狼大如犬作聲諸竅皆沸牡名貛牝名狼駢脅直腸銳頭白頰其糞烟直性貪暴喜逐獸○子之還子之茂子之昌己譽人也謂我儇謂我好謂我臧人譽己也一國風俗皆由一人之好尚益各以技擊馳逐為賢惟恐或後其相譽乃所以相競也

刺荒之意詩中不露但將齊兒稱譽誇詡口吻寫出
而意已躍然凡看古人詩皆當於此等無字無句處
求之不獨
三百篇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
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于堂
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序曰著刺時也○著門屏之間懸瑱當耳故曰充耳
素青黃懸瑱之繩以雜絲為之所謂紞也瓊玉之美
者也所為瑱也人君以玉為瑱人臣但用美石此言
瓊英者言石美似瓊也木謂之花草謂之榮榮而不
實謂之英瓊華瓊英皆一物而借草木以比玉石之
光色也○新婦至著至堂而始見其壻俟之如此其

服飾之美又如此則其不親迎可知矣詩人不言其不親迎但代為新婦誇壻之詞而其不親迎之失已彰故曰刺時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漢儒續之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室在寢內闥在門外。昧爽而來初昏而去朝隱而入暮隱而出故日月皆曰東方履卽躡而就之履發躡而去之明明繪出私奔圖故歐陽子以為此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

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暮

序曰刺無節也。柳與楊縱橫顛倒樹之皆生以其樹之成行列故柳曰柳衙槐曰槐衙樊藩也柳柔脆之木折為藩籬狂夫尚知其限蓋以內外之限喻晝夜之限耳別色為晨未別色為莫此挈壺氏之職也。與居無節刺齊君也然不言其君但言臣子顛倒衣裳匆遽忙亂處描寫便妙且全詩之意大約刺晏朝耳却不言晏而言早末章方點出不夙則暮一句蓋與居無節則蚤暮任意如此人豈果能蚤哉蚤而未明則晏必莫夜矣故但言其蚤而晏朝之意已見不能晨夜即所謂失日也較不辨萩麥語尤為可笑。自公召之註云又有自公所而召之者蓋猶以為晚也寫出懞懂之狀如見與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語

似同而

實異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屨與屨為耦故曰兩冠之下結爲緌纓之垂者曰緌緌必雙始可對結也屨兩緌雙言物皆有耦文姜與齊襄非耦也麻者夫婦對種之物唐人詩云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

又麻屬多子四時纂要曰種麻必熟縱横七遍巳上則無葉蓋引夫夫婦對種而多子之物以興娶妻句言文姜齊襄非夫婦也○按桓公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車公薨于車公羊傳云夫人譖公于齊侯云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使公子彭生乘車拉而殺之而鄭箋云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蓋文姜以桓三年歸魯六年公子同生而夫人歸齊在十八年則同為魯侯子可知矣左傳于姜氏如齊始言公謫者順文耳文姜與齊襄爲獸之行已素非歸齊始通也公薨後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同卽位後乃復歸魯然猶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其無恥如此○詩刺襄公不斥言襄公但借諷於雄狐鴛言於魯桓而已其刺魯乃深於刺齊也懷謂懷襄公從謂從襄公懷與從者文姜也鞠窮也窮極文姜之欲而使之歸齊者魯桓也然所以懷

止從止窮止極止之故詩人不言也但以旣曰曷又自相詰問使人思之而已四如之何有深思防維之意○萬茂先曰魯桓弑君自立有危心矣結昏於齊歸田於鄭成亂於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焉齊襄公恃強而行淫文姜妄行以恣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強也襄之忍於淫妹以桓之中怯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序曰甫田刺齊襄也○總角聚兩髦也聚髮為兩角如丱字然○甫田未嘗不可治遠人未嘗不可思也然而小大近遠必有其序一或躐焉胥失之矣未章復言小之可大近之可遠順而因之其功自捷天下

事欲速反遲循序反速理勢必然非一端而已通篇或反言之或正言之皆用譬喻到底不出刺意續序所謂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循德而求諸侯皆使人從言外得之此則詩人忠厚之旨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序云盧令刺荒也○犬有守犬田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故盧為田犬也令令犬鐶聲重鐶一大鐶貫一小鐶也重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此與還之篇同意但還詩交譽此但譽人而已仁謂相權愛也○事有衆人所共醜者詩人不言其醜但言其他端之美而醜者自見偕老與猗嗟篇是也事有醜而不知自醜者詩人亦不言其醜但述其自美之詞而其不知自醜之意亦見此詩與還之篇是也彼雖

國刺淫諸詩皆還與盧令之類也吾故曰三百篇不在字句而在無字無句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毛謂鰥大魚鄭曰鰥魚子魴鰥皆魚之易制者然笱而敝則亦不能制矣以喻魯弱不能制文姜也鰥鯤古字通用國語曰魚禁鯤鮞故鄭曰魚子若北溟之鯤則大魚矣鱮一名鰱一名鱅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諺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稗雅云其性旅行故字從與○如雲如雨如水但侈其從歸者之盛而已彼胡為乎歸哉又胡為乎從哉不必明指其事已令人掩口葫蘆矣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

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

有蕩齊子翺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

敖

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簟茀以竹簟爲茀蔽車

之後户也鞹獸皮去毛者朱鞹以朱色塗革爲車飾

也。詩刺齊襄乃不言齊襄但述齊子驅子魯道而

已彼胡爲而驅也曰發夕何情急也發夕而後胡爲

有豈弟樂易之容也將至汶水齊境胡爲而翺翔遊

敖喜不自禁也簟茀朱鞹四驪垂轡是何粧束魯道

有蕩是何過衢行人彭彭儦儦是何耳目詩中一縣

鋪敘不刺似刺刺似不刺不言似言言似不言所以

謂風人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旣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射皆三耦而止曰終日射侯者美其久而能中也正者侯中所射之處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質而正居一焉鵠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正以布為之亦三分侯之一故射儀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禮射以四矢象有志于四方也左傳魯

莊公廿一年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注云金僕姑矢名也詩中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技藝其餘皆威儀也抑若揚謂雖斂之而光自見也儀既成猶所謂不可選也樂必以舞而成成童舞象既冠舞大夏雖國君可選之子教於成均一也舞則選謂於舞之倫等最上也○此詩若無發首猗嗟二字偕老篇若無云如之何四字竟是一篇贊詞然贊嘆有餘處卽是不足處若曰威儀技藝則既美矣言其有餘則其不足者可以意會也展我甥兮雖屬微詞然不必鑿破鑿則呆矣以禦亂兮言外之意亦不必說出大凡詩人妙處在不可說

其可說者皆非詩也

魏風論

魏地入於晉猶邶鄘之入於衛也故魏與唐皆晉詩也何以徵之公行公路公族春秋列國皆無其官惟晉有之一也魏為亡國而其詩儉嗇勤苦與唐俗蟋蟀山樞之風相類有將興之機無亂亡之象二也季札觀樂工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所謂渢渢蓋逆知晉國必大將與齊之泱泱同盛至於大而婉險而易行此則晉之所以霸也使非

晉詩則魏一亡國耳安得明主而輔之以德也哉彼檜之入鄭也匪風萇楚岌岌乎懼不能以終日則不待辨而知為亡國之詩矣故檜風四篇非鄭詩也檜非鄭詩而邶鄘為衛詩魏唐為晉詩者檜詩四篇作於未滅之先邶鄘與魏詩則作於既滅之後也

魏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序曰葛屨刺褊也○三月廟見乃成婦則未廟見之先皆稱女矣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乃成婦後舉舅姑事也貴室女子新至舅姑之門政當歌舞燕喜之初而遽以縫裳相強豈人情哉且裳統于要但治其要衣統于襋但治其襋要之襋之未成衣也治其大槩即服之矣描寫褊急之狀令人發笑○首章褊急皆從儉嗇來故先以葛屨履霜言之次章復巧爲粧點提提其容美也象揥其飾美也古人尚者

賓在西階則左乃主位宛然左辟言能讓也夫所貴於媚雅者貴其度勝也今以褊嗇之人強學媚雅無其度而擬其形雖修容矜服揖遜盤辟豈能自然中禮乎履葛屨服要襋而佩其象揥豈不可笑不後黠出惟是二字似惜似諧亦有冷趣呂氏春秋曰新婦至門其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非不便於家也然而有大甚焉此語雖謔可與縫裳例看今人謂此詩乃縫裳女子自作豈有未廟見之女既縫裳以衣其夫人復作詩以刺其大人其可笑又在詩人與呂氏所嘲之外矣蘇子由曰君子之為國也致隆而極厚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焉用之矣女之未廟見也而即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陸佃云莫菜名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可為羹今人繅以取繭緒此詩言貴者始于采莫而侵繅事繼則采桑而侵蚕事也藚澤瀉也一名水舄以卿大夫采之是與民爭利也○儉雖美德然跼蹐大甚豈所以為貴人哉此公儀休所以拔葵而去織婦也曰美無度又曰殊異乎公路抑揚吞吐而共與民爭利之失自見○鍾伯敬云儉不中禮貪忍皆從此生故詩人譏之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棘棗類大者棗小者棘棘叢高三尺花葉莖實俱似棗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韓詩外傳曰無章句曰謠○此詩非銅駝荆棘之嘆乃詩人憂深慮遠所作也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我歌且謠憂中度曲無聊已極謂我士也驕三句只代不知者作嘲語更不自為解嘲但勸之以思而已思字憂字俱包孕在其誰知之四字內蓋國家多難不足憂也但一人憂之而舉國不知在野憂之而

在朝不知旁觀憂之而當事不知此則可憂之大者也然彼之不知特未思耳思之則知之知之則憂之矣思者治亂終始之關也。此詩以為晉詩其在驪姬嬖大子危里克荀卿各私其黨之日乎古人賤桃故雪黍以桃棘亦木之賤者桃而穀棘而食賤者嬖矣詩人所以憂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父曰嗟以下四句有藴結語有憐愛語有叮嚀語有慰藉語低徊宛

轉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詩代兄作思弟詩而已絕不說思父母思兄較他人所作思父母思兄語更為淒涼王維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從兄曰嗟予弟行役七字脫出只有蘊結一層尚少憐愛叮嚀慰藉三層意然在唐人詩中已踞最勝矣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周制國郛之外有場圃之地可毓草木○閒閒泄泄想見優游自得之意此人殆欲學曳尾之龜矣○所羨在桑者則所厭必在臣職十畝之間有賢則朝無賢矣然所以致此之故刺者不言但若為招隱之辭而已蘊藉最深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序曰伐檀刺貪也○檀可為車故曰伐輻伐輪種曰稼斂曰穡貉子曰貆獸三歲曰特鶉小鳥也莊子曰

吾未嘗好田而鶉生宎。伐檀稼穡狩獵三者皆寓言也伐檀三句述其遇稼穡四句美其志末句美其人也凡天下謀不遂志賞不酬勞之事皆所謂寘之河干也詩意蘊藉別有所指但將不素餐者憐惜贊嘆而其人自媿故序曰刺貪也。鍾伯敬曰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今已為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為君子之不素餐風勵衰世責備賢者不得不深一步也。曾氏曰伐檀而置之河干此勞于事而不得食其力者也然賢者不以是自阻蓋以為不耕不可以得禾不獵不可以得獸是以雖勞於事至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謂是真能不空食者矣天下事固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故君子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序曰碩鼠刺重歛也○首揭碩鼠二字雖不斥言已深于斥矣大凡朝廷當有事之日不得已姑以加賦為權宜久則相沿為固然矣以至三歲而不蠲則終莫之蠲矣故曰貫女又曰莫我顧莫我勞也且重歛而及于三歲此其漸豈有旣哉故疾之甚而欲去之也然曰將去則猶徘徊故土未忍決絕此則民情之厚也

唐風論

唐堯墟也成王封其弟叔虞曰唐侯即所謂戲削桐珪史佚擇日以封者是也不稱晉而稱唐者從其始也蓋自堯以來德澤在人其君子思深其小人儉嗇故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唐侯子燮改國為晉又數傳至僖侯晉之變風始作而當時猶不忘唐若曰此固帝堯之遺民焉爾猶之西南羌夷素畏漢大歷千百年猶稱中國為漢人蓋其耳目所

習相沿已久不能遽變也且夫列國之風固有得於太師所採亦有得於國史所錄者矣蓋廵狩禮廢大師不得陳詩而民間之作其國史猶能隨地記錄彼晉之國史以其初之為唐也則亦仍之為唐蓋唐之為唐久矣豈待孔子删詩而始名為唐也哉而今之言唐風者則曰惡曲沃武公也武公滅晉孔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名其詩為唐以寓意曰爾能滅晉之宗不能滅唐之號也然則季札在孔子之先又何以聞樂而歌唐乎

噫此皆後人以己意深求聖人之過也

唐風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序曰刺晉僖公也。續序云儉而不中禮。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語曰蟋蟀鳴懶婦驚生于初秋得寒則鳴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七月篇云九月在戶以堂與戶近也還也

月後則歲將暮矣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事畢也○刺僖公意慇不可致但云儉不中禮則是風人舉儉而有禮者以寄諷耳且此民間之詩也諷者蓋謂歲已暮矣民間尚有一日之樂況國君乎○樂而能思所以常有其樂也思居修其業也故曰瞿瞿思外多為備也故曰蹶蹶思憂欲免於憂也故曰休休休休則無憂矣此能思之效也○日月其除謂過此又是新歲不暇為樂矣無已大康一句意轉而語不轉脉愈緊而氣愈舒此古詩不傳之妙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死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死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

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樞有針刺如柘其葉如榆可為茹榆白枌也先生葉後生莢三月落莢如小錢栲山榆也亦類漆樹俗語櫄樗漆相似如一杻一名檍二月中開花白似樗子葉倶似杏一名萬歲樹謝眺詩風動萬年枝此也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按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未幾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序云刺昭侯蓋以晉亂始于曲沃故有他人是保之嘆然亦民閔原有此詩在昭公時歌以志刺人耳是毛衛之輩續序云不能修道以正其國則失序意矣。郯史曰慮民有先王遺敎蟋蟀山樞葛衣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死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室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聞

歌亦嘆為陶唐遺民則知此詩與蟋蟀皆民間之詩無疑矣。此詩悲亂促節殆不忍讀衣裳酒食為常奉養也灑埽庭內清閑受用也車馬馳驅原非荒宴考鐘鼓瑟篚紓生趣且其所以為樂者不過永日而已言及永日已堪悲矣況復居憂處愁孑孑慕違為樂能有幾時乎各末二句哀音繚繞大似蒿里薤露諸曲蓋以勞生之人強作樂生之事又以憂生求想迫為達生之語宜其寄意淒婉刺人心脾也。他人是愉殺極我不能愉而他人愉則我所憂者即他人歡樂之具耳示詠詩云寂戚或飲悲他人乃已歌舞此沉痛他人是保則我所保者皆代他人保也至於他人入室則傷心之事且有不忍言不可言者矣如此點化痴人聚是方便慈悲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序曰刺晉昭公也○素衣朱襮諸侯朝服祭服之裏
衣也嚴華谷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謂素絲也
皮弁朝服玄端曰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
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衣上加朝服
此以素為衣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襮
領也朱襮以赤色為領緣也○按史記晉穆侯伐條
生大子名之曰仇又伐千畝生少子命之曰成師師
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仇者讐也成師大號成之者
也晉其能無亂乎其後大子仇立為文侯卒子昭侯
立元年封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年五十八矣曲沃
大邑而桓叔好德晉人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在曲沃
矣七年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於曲沃晉人敗之立昭

侯子平爲孝侯桓叔卒子鱓代立是爲曲沃莊伯莊伯弑孝侯晉人拒莊伯復立孝侯子爲鄂侯鄂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武公伐晉弑哀侯彝又誘殺晉君小子彝又弑晉君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釐王王命爲晉侯○此水弱石強相爲搏激蓋曲沃之勢成矣素衣朱襮此何服也從子于沃此何謀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布置也已定翊翼已成視取晉如發蒙振落耳夫晉甸侯也而建國本小末大誰實致之故曰刺昭侯也○叔段無能爲者也叔于田之刺鄭伯以鄭伯知段之無能爲而孱其殃毒也桓叔有爲者也揚之水之刺晉侯以其不知桓將有爲而予之以利器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

條且

序曰刺晉昭公也○椒似茱萸而小其味香烈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陸佃云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不能上達故詩以譬沃雖盛強能修其政然其馨氣下達而已廣雅兩手爲匊一升也陸佃曰古者匊大於升故先言匊後言升○一椒之實至蕃衍盈升又且盈匊此非常之事也既無朋而又篤則根深而基厚矣然是椒也其條遠也將來之盛豈但盈升盈匊已哉蓋武公之兆始於桓叔之封故曰刺昭公也○詩意在晉初不言及晉也但言沃之蕃盛而已此乃所以言晉也○萬茂先曰此晉室忠臣見沃日強盛爲此詩也孔子龜山操云我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即此意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序曰綢繆刺晉亂也○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心宿三星鼎立三星不止心宿但舉所見之候言之春秋之時昏而在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候也○發端綢繆二字看得束薪如許有情奇甚中間忽喚今夕何夕則意外相逢若驚若疑光景宛然猶恐是夢如此良人何五字慶幸已極口不能宣設當境之人尚且難於形容讀者豈得從旁索解惟有悠然意會而已刺晉亂者不言其佌傺失時但言亂後婚嫁一種望外之喜風人之言深婉可思大約如此○子瞻賦云如此良夜何其意尚淺此云如此良人何其情

乃深大白詩云泉方漸高奈樂何為歡已盡此云如此邂逅何其樂正濃但將老杜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四語合參之方知此詩之妙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序曰杕杜刺時也○杜赤棠也子澁而酢赤棠人所賤也尚特緜而葉湑湑彼獨行踽踽并杜之不若矣不○曰豈無他人則有人矣而曰獨行踽踽者以其不如我同父也彼既不如我同父矣安望其能助我哉

使其助我則亦猶之同父矣以同父之義望之不如同父之人亦愈深其無兄弟之痛矣反覆纏綿無限淒惻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序曰羔裘刺時也○續序云刺在位不卹其民也○羔裘君純羔卿大夫以豹飾其褎○此民怨其卿大夫之詞居居民所恃以安居也究究民所恃以究察其痛苦也謂予故我所托以安居者夫豈無他人可從乎然惟子之故則托命在予矣蓋其責備在上者甚深而詞意婉曲如此則忠厚之至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序曰刺時也。鴇似雁無後指毛有豹文一名獨豹遇鷙鳥能激糞䊢之着其毛即脫閩諺曰鴇無舌兎無脾肅肅勞苦之意蓋鴇無後指樹止則苦故鴇羽本不集樹而今在栩在棘在桑則肅肅而苦矣喻君子本不便於勞苦而今則征役而久如此也栩一名柞櫟三四月開黄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橡又名皂斗有毬自裹殼可染皂稻南方所食有粳有秫又有白赤大小數種粱粟類有青黄白數色本草云古者

以粟為黍稷粱秫之總名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為粱後人專以粱之小者為粟耳。肅肅勞苦之意凡樹叢生者謂之苞盬壞也與蠱同敗器為蠱靡盬謂勤于王事不敢盬壞也。昭公以後遭曲沃之亂凡五世矣征役不息固其宜也其稱王事者晉奉王命以征沃也人窮呼天而曰悠悠言亂之長也失養則失所矣曷其有所謂亂未有息不知何時得所也曷其有極言此亂無極我勞亦無極也天失其常故亂天失其常遂使子職亦失其常

曷其有常謂何時有常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序曰無衣美武公也。七者侯伯七命衣服車旗以七為飾周禮注鷩冕衣三章一曰華虫畫以雉即鷩

也一曰火一曰宗彝皆畫也裳四章一曰藻一曰粉米一曰黼皆繡也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言不敢必當侯伯得列于天子之卿亦可也○武公滅晉自立目中豈復有王哉滅晉三十七年之後始以寶器賂釐王而請命焉蓋已晚矣詩人至此始幸其猶知有王故序曰美武公也雖曰美之而其不滿之意故在○此詩人代為武公之詞豈曰不如四字描寫跋扈驕蹇之意卽在欣幸嘆美之中妙甚蓋亂世天子乃奸雄之所借資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序白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此詩序言刺武公[illegible]
子云此言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也盍武公惟不好
賢故風人舉好賢之詩以刺之朱註與古序政相[illegible]
明後儒自不知耳○道左則僻矣道周則迂矣特然
之杜生于僻且迂之地此豈可蔭哉以此喻己之孤
陋不足以致賢也時解作人民寡勢力弱之比豈賢
者之去畱以勢哉失詩意矣噬語詞謂君子未必肯
適我也飲食卽緇衣授餐意不必深求盍但言好賢
未必好也有惟恐不足以致賢之心此則好之至也
但中心好之未必中心好之也有惟恐不得飲之食
之之心則中心好之之至也飲食豈足以致賢然飲
食有盡而惟恐不得飲食之心無窮有惟恐不得飲
食之心則自飲食而外凡可以致其愛且敬者必無
所斬矣故曰中心好之又曰曷飲食之曷飲食之所
以寫其中心好之之狀耳子思曰君之犬馬畜伋謂
繆公徒能飲食之而非出于中心好之也穆生曰醴

酒不設王之意急謂楚王不能飲之食之而愈微其非中心好之也皆非所語于爲飲食之之心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續序云好征戰則國人多喪矣。蘞似栝樓葉盛而細葛之生依于物蘞之生蔓於地以興婦人不能離夫也。此古今閨怨第一錦衾角枕夏日冬夜空閨無聊百歲虛度之情自怨女舌端傳之初不及獻公而征戰不息之失自見誰與獨處如言誰人來伴我獨宿也獨則無與與則非

獨正以不可解為妙子美二字親暱之極衾枕為何
人設也空房獨守而粲爛猶昔此時此景最為難堪
然長夜不覺及旦始見故曰誰與獨旦旦可獨乎淒
涼闃寂又甚於獨寐矣○夏日冬夜言其長也思者
無時不思然在長晝永夜倍增無聊舉夏冬日夜則
春秋可知只此六字不言及思而思中苦境已備矣
末二句憂其死亡無日但獲同穴猶同衾耳紫玉墳
前連理樹韓憑墓上鴛鴦鳥千古有情同此結願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
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
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苦菜名一曰荼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梅誕生曰詩有三荼一卽苦菜采苓章所謂采荼緜緜章所謂菫荼如飴谷風誰謂荼苦是也一曰萎荼穢草也良耜荼蓼朽止是也一曰英荼茅草秀出之穗出其東門有女如荼是也。獻公以驪姬夜半之泣而殺其子其聽讒也至矣詩刺聽讒不言聽讒之禍教以止讒之方又不斥言其事而借采苓采苦采葑為言蓋采苓宜在隰采苦宜在澤采葑宜在圃三者皆不産于山而采者欲于首陽之巔之下之東則無稽之喻也。旣曰苟亦無信又曰苟亦無然委曲商量似從辭夢中輕輕喚醒最是婁心蓋讒言罔極期於信也信之則用之矣苟亦無信則舍之矣然止讒之方不恃我之不信而恃我之能察使不察其不然之故而徒曰我之不信也彼

讒者之術益工乘間抵隙不信者有時而或信則雖舍而猶未舍也惟徐察其不必然之故而絕其本設將無所得而自止矣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非我不行彼自不能行也此惟遠者能之故又曰可謂遠也已矣

秦風論

周平王舉岐豐之地以與秦蓋以秦戎世讐欲藉以為外蔽耳夫以數十世陶復陶穴之疆理八百里周原膴膴之人民天子不能自守而曰秦能逐戎即以與秦是猶與隣人爭田宅者力不能勝則盡棄其丘隴墳墓以與紀綱之僕而曰汝能有之即汝業也强隣之釁未已而悍僕之釁又作矣然則秦之代周蓋有由來哉嗟夫岐豐之俗自古公以來忠厚開基迄於文王聲教始遍

而周南召南和平之音作焉以至於秦則一變而慷慨激昂矣夫今之歌秦風者卽昔之歌二南者也民無常性在上所以道之耳商君三見秦孝公說以帝王之道秦王唾弗顧及說以富强始不覺膝之前於席也曰久遠吾不能待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至數十百年後以成帝王乎是故二南和平之詩久遠帝王之端也秦風慷慨激昂之詩一朝富强之兆也一朝富强不能久遠秦所以代周而至於暴亂也此其季

子已先知之矣季子觀樂工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蓋謂此中夏之聲也彼胡爲而有之乎又曰其周之舊乎蓋謂此岐豐之舊民也彼胡爲而有之乎若驚之若訝之其寄慨也深矣其曰能夏則大則逆知其代周而憂之也代周而至於暴亂其憂終未有已也詩樂之道通乎神明至此乎

秦風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序曰美秦仲也○白顛額有白毛又名的顙又曰的顱今之戴星馬也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額上當顱如月者以象顛之白故震為的顙蓋良馬也若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今俗云的顱凶非也上寺人內小臣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亦有寺人也阪者曰阪下濕曰隰以興秦仲所有得其宜也秦舊為附庸至秦仲為周大夫則受地視伯同於諸侯矣○有謂揔有之也前此亦或有之然不

如今之衆也車衆則聲盛馬衆則色奇矣寺人之令侍御尊嚴亦邦有之也○未見則尊嚴及其旣見則令蕩佚簡易矣並坐鼓瑟草創君臣脱略體統鼓舞功名不修邊幅此秦之所以伯也今者不樂二句宛然有爭時之意雖與山樞結句畧同然彼悲而傷此悲而壯也吾友茂先以爲當與魏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慨當以慷去日苦多語並看良然良然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旣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序曰美襄公也○駟驖猶四驪言其色黑似鐵也四馬六轡註中已明在手謂把握其轡惟手是聽也猷

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註中獻狼云云皆天官獸人之文蓋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供膳之文以解舍拔矢括也矢末爲括以鏃爲首故括爲末鏃馬啣也鸞赤色五彩雞形鳴中五音或曰靑鳳爲鸞禮曰在車則聞和鸞之音蓋乘車則鸞在軾和在衡此之輶車則置鸞鈴於鑣取其輕捷便於驅逐也田犬之長喙者曰獫短喙者曰歇驕註云翼獸者虞人驅獸於一處以待君射也○曰秦襄之先非不獵也旣奄有岐豐則威儀雄壯卽一田獵而氣象異矣故秦人誇而美之首章敘獵二章言獲三章則獲而息矣媚子從狩點綴趣甚獵者雄心也雌主易盈此時已有聲色自奉嬖倖滿前之象矣辰牡二句言獸旣繁多而虞人翼獸奉上之儀又如此也左之謂御者從左以逐之公從左以射之也壯二句言御良而射巧皆誇其盛也遊于北園田事舉畢人遊馬閑車輕犬暇光景如畫然以鸞車載犬則秦之輕禮法而重角

聞亦大畧見矣班孟堅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室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而車鄰駟驖小戎皆言車馬田狩之事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首章小戎句車軫之制也俴淺收軫軫車前後横木以其能收斂所載故曰收淺謂大車載重深八尺六寸而此則止深四尺四寸僅及其半也五楘句車衡之制也五五束也輈一曰轅蓋轅端横木駕于服馬之上曰鈎衡曰軏曰軛而車前曲木上鈎衡者曰輈曰轅也梁輈謂穹其上如屋之梁以便服馬之進退也蓋車之進退以輈為主懼其不堅故五處皆以皮束之是為五楘梁輈游環御驂馬内外之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為圈將驂馬内外轡幷服馬内外轡貫于圈中而手執之脅驅以兩條皮前係於衡後係於軫當服馬之脅使隔驂馬在外如驅驂馬者然蓋游環使驂勿外出脅驅使驂不得內入也陰靷句使驂馬引車之制也陰揜軌也車頭曰軌邶風濟盈不濡軌軌音癸車轍也又車軸也此軌與軓同音范車頭也軾前曰軌蓋轉頭也以板揜之故曰陰也靷以皮係驂馬之頸于陰板之上蓋

驂馬不當衡無用力處故別設二靷係於陰板一環所謂續也鋈銷白金以沃靷環也文茵句車上用物之制也文茵虎皮褥也暢轂長轂也轂形圓鑿中以貫軸而周大圍特三十六輻也兵車欲馳驅而轂短則脫軸故比大車之轂為長也駕我騏馵一句則言車之後又言馬也馬青黑曰騏馬左足白曰馵二章前四句馬也龍盾二句車上之物也赤身黑鬣曰騮黃毛黑喙曰騧在中服馬也驂其四者言備色也盾干也以木為之猶今之遮箭牌龍盾畫龍於盾也盾以衛車盾挾而車廣故合而載之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馬之內轡也驂馬逼於脅驅不得內入故以其內轡不必牽挽但係於軾前觼內而已亦沃白金以為觼飾故曰鋈三章首句是馬中五句只鏤膺屬馬餘皆車上之制俴駟介馬也金甲堅重故以俴薄之金為之物不和則不羣曰孔羣則和可知矣厹矛刃有三角也錞鐓同矛戟之柄平底曰錞銳底曰鐏曲禮進

矛者前其錞沃句金以飾矛柄曰沃錞干之大者為櫓中者為伐干之中者不畫龍第畫鳥羽為文而已蒙謂蒙以文采也苑文貌韔以藏弓虎皮為之膺以馭馬鏤金飾之交韔交二弓於韔中防折毀也閉與紲同緄繩縢約也弓形必正以竹為閉象弓之形以繩約之然後入於韔也○秦俗習戰故其車制之精驂服之良器械之利有老將不能詳者婦人女子能歷歷數之然小戎伐駟輕利是篇亦無復路車八鸞之舊矣曰溫其如玉曰溫其在邑曰厭厭良人秩秩德音秦人獷悍而婦人之稱君子獨舉純良之德言之蓋獷悍者士卒敢死之氣而純良者將帥教之悅風此則將帥之妻所作也詩中上誇車馬弓矛之盛下言君子如玉之美亦有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之意婦人閨思詩且自相矜尚鼓舞功名如此則秦風之為秦風何如哉○秦戎世讐在其板屋亦是秦人快事犁庭掃穴雖婦人

在憂思中且為
君子志喜矣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
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
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
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序曰刺襄公也○蒹一名荻一名薕一名菼一名薍
一名萑葭一名葦一名蘆一名華蒹萑之未秀者葭
葦之未秀者至秋堅成則為萑葦故曰八月萑葦○
漢人續序曰襄公未能用周禮蓋廢禮則棄賢矣賢

人隱于水濱詩人想像之如此故曰刺襄公也毛鄭苦作蒹葭二語附會周禮則大失詩人之意矣○秋水淼茫已傳幽人之神蒹葭二句又傳秋水之神矣繪秋水者不能繪百川灌河為何狀但作蘆洲荻渚出沒霜天烟江之間而已所謂伊人何人也可思而不可見可絮而不可親目前意中脉脉難言但一望蒹葭秋波無際露氣水光空明相擊則以為在水一方而已而一方果何在乎遡洄遡游而皆不可從也雖不可從而逢指中央又未嘗不在也此其人何人哉死在二字意想深穆光景孤濬李白訪隱本詩采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又訪戴道上詩云無人知所在遥指兩三松既曰只在此山中則已知矣何以又言不知既曰逢指兩三松則又已知矣何以言無人知與此道阻且長宛在中央皆可意會而不可言求知其解者并在水一方亦但付之想像可也○蕭茂先曰首二句形容秋江景物總非筆墨所到此緣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已罩古今文人秋思都落下風至今容與寒汀者一念此語不獨意會且覺心傷在水一方從漂渺波光之外若滅若沒若隱若現恍見此境與下四句更無二際秦川咫尺已宛然三山雲氣竹影風聲邈然如仙矣如以為意在一方及求之而道終阻而中央終在者固非以為既遡洄從之復遡游從之者亦未得其解也。道阻且右註云不柘值而出其右也解甚活動覺鄭氏迂洄二字未透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序曰戒襄公也。條山楸也楸梓屬白色美木也楸梧早脫故謂之楸然至秋垂條如線故柳謂柳絲楸謂楸線紀堂則註言之矣錦衣狐裘諸侯在朝之服黻形如亞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皆裳也裳亦衣非二物也。終南昔為周室巨鎮自秦得岐豐之後則終南所有皆秦有矣君子至止謂自西鄙至岐豐其服如此其顏如此其佩如此非復昔之舊矣其君也哉蓋邠見驚喜欲其克稱此往壽考不忘欲其長有此位也羨美中有儆勸之意故曰戒襄公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

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當時殉者百七十有七人而獨哀三良者惜其賢也秦實殲之而指蒼天者怨秦已極不忍斥言也人百其身語奇甚鄭氏謂苟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甘為之惜之甚亦哀之甚也厥後始皇驪山之葬後宮工匠俱閉墓中則穆公之罪奚啻作俑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曰刺康公也○晨風鸇也似雞青黃色燕頷白喙向風搖翅乃因風疾飛攫鳥雀食之櫟本似樗駮如馬食虎豹鋸牙此之駮則言梓榆以其色青白望之似駮也棣棠棣也檖赤羅也一名山梨一名鼠梨其文細密如羅○序曰刺康公漢人續曰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也而朱註謂婦人思夫之詩猶百里㚟㚟之歌雖亦有致然非序意矣○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謂穆公求賢之殷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蓋以

穆公之意責康公云如何乎如何乎女忘我之事豈一端哉鄭謂晨風喻賢人往歸穆公如晨風之疾也末又舉山隰所宜有者以興賢人者國家所宜有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序曰刺用兵也○韓非謂秦人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比比是也頌無衣之篇乃知其來久矣兵危事也而其民樂之如此均此岐豐也周先王忠厚教養之餘一變而為強毅果敢之習矣故曰刺也然車鄰小戎駟驖何以為美蓋秦仲襄公逼處戎翟秉復

仇之義為開拓之功則可美也相煽成風使民情囂然而不可止則可刺也秦風至此歡欣鼓舞之意足以栝死雖欲不吞六國而併天下不可得矣事固有名美而實惡者若之曰刺蓋有深意云。衛之北門曰王事適我唐之鴇羽曰王事靡盬秦之無衣春秋時諸侯已不知有王而其民猶以其國事為王事蓋當時民情之厚而文武德澤之深未艾於此可見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序曰康公念母也。古者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皆諸侯之車也黃馬之上色乘黃四馬皆黃也孔氏曰琨者玉之美名也瑰者美石之名玉佩珩璜琚瑀之屬。按晉公

公孫于齊姜生大子申生秦穆夫人故康公之母[illegible]
獻之女也文公未返國而康公之母已卒及秦穆[illegible]
文公康公也時為大子送于渭陽而作此詩故曰念[illegible]
也。康公贈文公以車馬王帛如此蓋鄭重其行[illegible]
以定晉耳然其意猶歉然未足所謂言有盡而意、
無窮也。全詩語意雙關處在悠悠我思一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
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序曰刺康公也。造衡者始于權造車者始于輿故
曰權輿始也。黃鳥之篇蘇子瞻謂穆公生不誅孟
明豈有死之日而用其良蓋罪康公也讀晨風權輿
二詩康公之棄賢可知矣。始曰無餘猶可飽也既
曰不飽則已甚矣長鋏之歌禮趨而上權輿之詩禮
趨而下此孟嘗所以得士而秦康所以棄賢也然穆

生以醴酒微禮遂行令每食不飽而猶吁嗟未忍決絕豈所語于禮貌衰則去之之義哉

陳風論

甚矣一國之風俗視夫一人之好尚也所尚而善㪅且流而爲惡所尚而惡㪅將有不可言者矣是故齊尚戰功而還與盧令以勇力聞鄭衛浮靡而桑中溱洧以淫佚聞魏唐勤儉而葛屨蟋蟀以陋嗇聞無怪乎岐雍土厚水深質直樸畧之民周用之爲敦厚秦用之爲驍雄也今夫陳固神明之後也特以武王元女大姬下嫁胡公尊貴好樂喜爲巫覡歌舞之事此亦婦人常態耳而

陳民效之宛丘東門之間男女遊蕩歲無虛日至於淫荒以及亂亡古語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刼誦陳風者夫亦可惕然矣

陳風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序曰刺幽公也。鷺一名鷺一名春鉏青脚喜趣其色白頂上有絲羽長尺餘每取魚則餌之取其絲羽為舞者之指揮翿翳也謂以鷺羽為翳也文舞以翟今曰鷺羽則素而無文非正樂矣擊鼓與缶皆所以節舞也。幽公游蕩無度毛云子指幽公鄭云子指大夫荅詩人不斥其君刺大夫乃所以刺幽公也鄭說似為有味宛丘陳之勝地也勝地嘗遊蕩焉於斯鼓焉於斯舞焉於斯夏焉冬焉無時不於斯焉若是

者有餘於情必不足於望矣值遇也謂無時而不遇其鷺羽翳之極也時解以值訓植殊覺味淺○金詩是賈平章西湖行樂圖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八字是秋壑小像贊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序曰刺亂也○枌白榆也栩橡實也荍一名芘芣一名荊葵一名錦葵春時葉末生花如五銖錢粉紅有紫紋俗曰尖蟻以其花連接之密如蟻窠也椒子芳芬之物也○陳都於宛丘之側遊宛丘者必出東門故東門宛丘為繁華歌舞交會之地子仲之子大夫之女也以大夫之女而婆娑招搖于市則民間可知

矣差擇也穀旦良辰無姤雨暴風宋詞所謂奈何天也南方之原宛丘高處歌舞之勝集焉擇此良辰以遊勝地皆言其好事也不績其麻盎終身在歌舞場中不復知人世間有女工矣謝叠山詩云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臺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今遊冶之女不知績麻亦猶蚕桑之婦不信歌舞也鬷衆也逝往也盎男女皆以其族行矣歌舞游冶此淫蕩所由招也視爾如荍男悅女也秋波已神受矣詒我握椒女悅男也手澤已相私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序曰誘僖公也。誘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而鯉尤魚之貴者龍八十一鱗具九九陽數鯉三十六鱗具六六陰數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今人以盤水養鯉雖困鱗不反白蓋亦健魚也。此隱者詩也而序曰誘僖公何也漢儒云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以是誘掖其君蓋陳人歌隱者隨分自安之詩于僖公之前謂苟如是是亦可矣所以誘掖愿主無事外求故曰誘也。可以棲遲謂苟能自安無不可無也雖衡門亦可以棲遲雖泌水亦可以樂飢可以二字與下章豈其字必字相呼應樂飢謂雖飢亦樂也入世茫茫惟是居處食色不能安其分耳但使各安其分斯無處不可以置身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

淑姬可與晤言

序曰刺時也○紵科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一歲三收剝去皮之表緝其裹以為布菅音姦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可為索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詁以解字訓晤字然曰可與則已解矣晤歌謂相晤而歌也以閨中之秀而可與相晤而歌可與相晤而語可與相晤而言何其易也可與歌猶云知音也可與言猶云知趣也序曰刺時也其為淫風可知矣漢人續云疾君昏淫而思賢妃以配之葢泥淑姬二字遂失序意耳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序曰刺時也。明星旦晳也期昏而及旦甚于有約
不來過夜半矣東門之楊因及旦所見者以起興耳
伯敬云揚即
楊古字通用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
不顧顛倒思予

序曰刺陳陀也。鴞梟鳥也大如班鳩綠色貫誼鵩
賦即此也其肉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莊子曰見彈
而求鴞炙楚辭注云鵩似鴞本草云其實一也。按
史記陳陀桓公之弟其母蔡女故蔡人殺五父及桓
公之大子免而立陀是為厲公厲公取蔡女蔡女與
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其所殺桓公大子免之三弟

令蔡人誘以好女遂與蔡人共殺厲公○夫也猶云夫夫也誰者無所歸咎之詞誰昔然矣追恨其始顛倒思予媿勵其終猶云汝今不思予但恐顛倒狼狽之後有時而思予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序曰憂讒賊也○苕註云苕饒也莖葉綠色可生食鷊本鳥名一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則綬草也以其五色似鷊故亦名鷊孔氏曰唐謂堂下至門之徑也甓磚類○防有鵲巢尚得所安邛有旨苕尚得所生今予美為讒者所侜使我心憂疑而忉忉則曾鵲苕之不若也下章倣此侜與譸同書曰侜張為幻指讒者為誰不欲斥言其人也楚詞稱君為美人予美指陳侯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序曰刺好色也○月出既皎佼人復僚所謂月下看美人倍覺姸素也勞心悄兮指佼人也若謂當此月出之時遠愁可舒矣胡為對月凝思勞心獨悄乎挑之之也謔之也註解似覺索然○窈糾懮受等字或出方語姑從註中摸索而已不必深求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春秋宣公九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二子遂殺洩冶宣公十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衛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按夏姬鄭穆公女嫁于陳大夫夏御叔徵舒其子也字子南○胡爲乎驚訝之詞與匪字相呼應若謂胡爲乎往株林乎從夏南耳然則匪適祩林也乃從夏南耳似疑似怪似隱似慙諱淫而言從諱母而言子明明說出却似未嘗說出妙極○首章言夏南次章不復及夏南但述其往來株林之狀而已既駕且乘非復微行私往矣乘駒乘馬非復單騎偶至矣說于株野則終日矣朝食于林則達旦矣輕輕黠出而共宣淫之醜不言自愧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

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序曰刺時也○蒲水草似莞而褊有脊柔滑而溫荷芙蕖也一名芙蓉爾雅曰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按蔤莖下白肉在泥中者花未開為菡萏已開為芙蕖其的中有青為薏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寤寐無為情景最苦所謂傷如之何即無為二字註腳不必別解解則失之矣或謂此為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自知之卷與鬈同

鄶風論

鄶祝融之墟在溱洧之間鄭武公滅而都其國故其詩輕靡猶鄭風也國可亡詩不可亡故當時錄而存之夫周之諸侯千八百國鄶無國而存詩彼有國而無詩者何多也吳楚無詩猶曰夷也然許蔡滕杞邢薛邾莒諸邦則中夏矣猶曰小國也若魯宋則大國矣或曰魯周公之後宋微子之後天子寵之異數不採其詩也然國之樂工豈無肄業及之乎或曰孔子刪詩為父母之國

諱為宋國諱也然孔子之先季札聘魯所歌國風已不及魯宋矣且魯備十三國之詩而乃自諱其詩聖人無私亦有私乎如以為魯宋民俗不習聲韻與然章甫之歌華元之謳魯宋之人則旣習之矣如以為魯宋鄉音不諧歌舞與然齊魯接壤曹宋比鄰齊曹之詩則旣諧之矣此其故蓋有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者闕而存焉若必鑿為之說其不滋後人之聚訟者幾希矣

鄶風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禮記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諸侯朝天子亦服狐裘。羔裘狐裘君服之宜也今所服羔裘但逍遥焉爾所服狐裘但以朝焉爾潔然盛服而無所為豈處小弱之道哉此大夫所以勞心忉忉也然其可憂之故舉竟不肯説破所以為妙。勞心忉忉憂之也我心憂傷則不徒憂而且傷矣中心是悼則終不可與圖存矣然曰豈不爾思則忠孝懷惻雖不可畱

而不忍遽去故序曰以道去其君也註云膏脂所漬也如膏裘之美。如膏之裘日炤更妍形容盛服尤見工致

妙妙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素冠素衣素韠既祥之服也行三年之服則有祥矣故言素冠而齊衰可知也素冠素衣人以為不祥而厭見者今則不可見而庶幾見之矣庶者不必得之詞也棘人欒欒服與情稱也慱慱但悲蘊結望之切也同歸如一慕之至也同歸猶言同志也茂先云金谷詩白首同所歸河梁

詩與子如一身與此
同歸如一無二義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序曰萇楚疾恣也○萇楚羊桃也一名銚弋其葉與實皆似桃陸氏曰華紫赤色其莖枝弱過一尺則蔓于草上不能為樹生平澤中子細如棗○國君而恣則政煩賦重人不堪命矣故序曰疾恣也有生之所以可樂者以其有知有室有家耳生于愁苦則甞無知無室無家者之不若也然詩意含蓄不言疾君亦不言傷已但舉萇楚一再欣羨而哀怨煩苦之思已自不忍見聞矣此詩朱註與古序自相發明讀序及

毛鄭皆失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序曰思周道也○關東謂甑為鬵鄶居周之東故曰西歸北方魚少故以亨魚比西歸為皆可喜之事○首二章寫亂世愁景如畫周道西周朝聘之路也蓋傷心之痛不待談及天子也但一望周道不寒而栗不風發車偈固已怛然矣周失其綱強大恣而弱小危故鄶人為之心怛且冀有歸周之人而勉慰無已也誰將者未可必之詞西歸未必遽與周也然猶知有周而歸之矣以猶知有周之人而慰勉無已焉則

其思興周也至矣懷以好音愛莫助之但動之以名而已益無聊愈甚矣○呂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出于曹鄶何也蓋政出天子則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征伐之勞惟小國獨受其害所以思周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亦此意也

曹風論

曹者武王弟振鐸之後濟陰定陶其地也其後得山陽陳留而稍大班固謂堯游成陽舜漁雷澤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以致富臧此自曹之始言之也然曹詩四篇如蜉蝣下泉則其思苦矣曹之後世爲宋所滅濟陰定陶之墟宋得有焉然曹有詩而宋無詩何也子夏謂魏文侯曰宋音燕女溺志則宋固有音矣有音則有詩矣宋有詩而季札不觀於魯孔子不列於經此吾所謂

不可解者也

曹風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序曰蜉蝣刺奢也。蜉蝣一名渠略似天牛而小有甲角而長三四寸朝生暮死陸璣疏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自地中出晉子云掘閱得玉蓋閱與穴通也麻衣衣謂蜉蝣甲下羽如雪也。奢不可久故以蜉蝣之衣裳為比蜉蝣朝生暮死然但言其生之可愛而其不可久之意自見於我歸處蓋彼不自憂而代之憂者欲偕其歸處而警誨之耳歸息歸說亦同此意朱註玩細娛而忘遠慮即古序刺奢之意然

序但言刺奢而已毛鄭及續序必云檜人刺其君亦似添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候人道路迎送賔客之官有士有史有徒何戈與祋者其徒也戈祋皆短兵器芾與韍同韍韠之服以韋爲之鄭箋云冕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大夫再命則赤芾葱珩三命則赤芾乘軒鵜鶘鶘也似鶚而大喙長尺餘頷下有胡如數升囊一名洿澤一名淘河能入水捕魚遇小澤則以胡

去水得魚食之故曰淘河曰洿澤則濡咮濡翼宜也
今鵜在梁而取飽於梁不但不濡翼且不濡咮矣此
以比小人之無功食祿者也○候人句時解俱未暢
蓋如此小人但可為候人而何戈與祋耳豈可赤芾
乘軒而此小人大夫乎以何戈與祋者而赤芾則所謂
爛羊頭關內候爛羊胃騎都尉也彼其之子鄙之也
三百言其衆曹小國有赤芾者三百人曹其危哉鵜
之取魚勤矣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其誠
今但集於梁而已因人之食不濡翼不濡咮而得其魚
焉此候人而赤芾之謂也媾寵也不遂其媾猶云必
不永其寵蓋知其將敗也晉文公責曹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然則不遂其媾詩言固有時而驗
矣○薈蔚狀小人盤結之盛也南山朝隮雲氣上騰
之象以南山草木之盛以晨光炤之但見雲氣之騰而
已喻小人盛而君復假以氣燄也小人既盛則君子
何所容哉曰婉孌言其美也曰飢傷其遇也曰季女

斯飢嘆其守也惟斯飢然後見其為季
女惟季女斯飢然後愈見其婉孌耳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序曰鳲鳩刺不一也。鳲鳩一名布穀一名桔鞠亦名戴勝或謂之扁題一謂之桑鳩似雞長尾帶大帶弁皮弁弁騏馬之青黑色者凡兵事用韋弁服視朝則用皮弁以韎韋為之一名爵弁謂其色象爵也皮弁

以鹿皮為之亦曰騏弁謂其色象騏也帶弁者舉兩
端以見其餘耳。刺朝無君子用心不一翻說淑人
君子心如結兮便爾縕藉結字尤奇。心一則無不
一也首章點出心字而先以儀一儀一則心一矣次
章舍儀而言帶弁帶弁一則儀一矣三四章言其儀
不忒而及于正四國正國人謂四國三人皆一心也
又曰胡不萬年謂萬年一心也心一則儀一儀一則
四國國人無不一矣即久而至於萬年亦無不一矣
次章以後不言及心然四國萬年無非心也故曰一
又曰心如結兮結者合內外之道也。鳩之常一在
其子七兮句看出其子七兮故或在梅或在棘或在
榛無不在也惟其母常在于桑則母不求子而子將
求母彼在梅在棘在榛者母皆有以致之以此喻之心
一者有常在而無不在也故子瞻曰從其在梅則失
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則無不
及也。儀一者有常而已惟其有常故雖周旋折旋

三千三百
無非一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序曰下泉思治也。苞草之叢生者稂童粱莠屬陸璣曰禾黍秀則穩及其不成則謂之童粱蕭蒿也俗謂之牛尾蒿蓍科生如蒿生而條直異於他蒿高五六尺多者至三五十莖可以為筮故曰神物蓍滿百莖則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寒泉而下流則不但不足以及物而其浸漬反足以害物此衰周

無王之比也陰雨則異于寒泉矣陰雨之膏黍苗則異於寒泉之浸苞稂矣此四國有王之比也兎爰詩則曰尚寐無吪此曰愾我寤嘆益沉憂之人夜甚于晝惟寐則忘之及其寤則百感生矣愾嘆者愾然寤中發嘆也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實無王耳四國既知有王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獲安如西周盛之有郇伯以勞之而今則不然此所以愾我寤嘆也郇伯勞之與誰將西歸同意但匪風傷天下無王也以其作于周轍未東之時故西歸好音猶庶幾望之下泉傷天下無伯也以其作于西周室久弱之後故不敢復思西周也但願有如桓文者修郇伯故事其亦庶幾乎可矣益亦無可奈何之極思也。王制云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

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豳風論

豳風者周公之事也周公封魯而食邑於豳岐之間故孔頴達曰豳者周公之采地也不曰魯而曰豳者魯無詩周公又未嘗治魯也周公之詩無所可係故從七月而係以豳也豳人敦尚稼穡周之先公遺民在焉公斯以陳七月者重民俗崇祖德也自鴟鴞以下則莫非周公之事矣周南諸詩文王之化也而皆係之周公鴟鴞以下莫非周公之事乃不見之周南而見之豳者蓋周

公居東成王疑矣故亦曰變風也變者時也處變之時而不失其正非周公聖人其孰能之乎季札觀樂工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夫周公何以東也周公之東周公之變也然周公雖東而觀其樂聞其歌猶曰樂而不淫則猶有周南遺風所謂變而不失其正也變風者子夏之言也變而不失其正則子夏之意而亦夫子之意也彼季札觀樂豳在衛後而夫子於十五國風獨以周南始之豳風終之夫豈徒然也哉

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

月其穫十月隕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
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
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
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火心星大火也晉天文志東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大子後星為庶子火星屬陽六月正在南方午位七月西流暑退寒來之候也授衣家長舉衣褐而授之衆也㷂發風寒栗烈氣寒也葢有風而寒非寒之至無風自寒乃至寒耳說文云㷂栗㷂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以名之冬風之聲似也倉庚黃鳥鸎白鸖也鸖星未齊之時未可食桑故以鸖喚蚕也萑葦蒹葭也註

云以為曲薄者曲薄如今蘆蓆可以栖蠶也蠶長非
一月故不言何月但曰蠶月然既曰條桑則蠶盛之
時建長之月此詩獨闕三月蓋備于此也蠶吐絲三
俯三起二十七日而化女桑桑樹之小者猶長也葉
盛則條猗猗而長也賦伯勞也鳴則其聲鵙鵙陳思
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陰為殘賊
伯勞賊害之爲也至七月則鳴之甚者七月鳴則陰
氣極而眾芳歇矣王荊公云蠶生于陽氣之淑時故
以倉庚為候麻成于陰氣之應時故以鳴鵙為候葽
今之達志也又名小草蜩蟬之揔名秀葽者物成之
初鳴蜩者歲秋之漸也有一種似蟬而小者謂之寒
蜩卽令之啞蟬也初瘖得寒露冷風乃鳴非五月鳴
蜩之蜩也務與蝣同音涸似狐善睡行十數步卽睡
鶩之乃起既行復睡周禮貉踰汶則死其皮可為裘
斯蠡蚱蜢也蝗屬莎雞蟋蟀俱似蝗莎雞一名絡緯
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蟋蟀一名促織正黑有光

潤如漆本三物而朱註以為一物而三其名殊不可解五月陰生動股振翅氣使之然也股謂兩股相切作聲振翅飛而索索有聲也自在野至入牀下皆謂蟋蟀也若莎雞並無在宇而及戶之事古人章法多用倒插類如此也室謂二畝半在邑之室也入者由田廬而上之也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與棣相類一名雀李薁薁李也二者相類同時熟葵花紫黃色然有紫白二種其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花可食菽豆也其葉謂之藿棗實未熟擊之不落過熟則不擊自落故剝棗者熟之候也剝擊也謂摵落之也稻秔糯之通名此云穫稻以釀酒則糯也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出也介助也養其氣體以助之也壺瓠也長而瘦上其枯者可以為壺苴麻子也叔拾也拾取麻子供食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但可為薪江東人呼為鬼目以葉脫處為目也其木最無用莊子所謂不材也場圃謂築場於圃而以

納禾稼也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然禾非徒
黍稷重穋而已其餘秫稻之類尚多故中用一禾字
以揔括之鑿冰於深山沍寒納於冰室藏之以備暑
也至仲春則獻羔祭司寒之神而啟冰以薦祖廟至
於夏月則頒賜朝之祿位喪祭于是用之所以節陽
氣之盛也祭韭者以時韭所出故祭之也○周公以
七月告成王亦猶周書之陳無逸也蓋周家八百年
敘造之業其大端不過勤儉而已而其所以為勤儉
者又不過蚕計而已豳民之治家以此豳先公之所
以治國亦以此也蓋一歲之中有一暇日則一日之
衣食圜矣一家之中有一暇人則一人之衣食圜矣
待其圜而後皇皇圖之七羊補穿用力多而收功寡
欲求一日之暇一人之暇豈可得哉惟其不能早計
是以欲暇而民不暇也豳先公之教民不然寒暑晝
夜無一日暇耕稼蚕桑無一人暇舉凡日星風霜草
木虫鳥移推變遷無一不動其憂勤之感時赤至而

圖之時既至而先之夫然後煖衣飽食眉壽可介武功可纘入室可處朋酒可饗羔羊可殺公堂可躋兕觥可稱且以告昇平而祝萬壽而敬老親親尊上之事無不悉舉焉蓋惟其不肯自暇是以多暇也首章以衣食綜一篇之要二三章衣之事四章褐之事五章於衣褐既備之後復詳禦寒之事六章食之事七章言禾稼又食之首事也末章以冰食獻壽終之之事而總結之篇中皆以月紀事或畧言之或詳言之或重複言之或顛倒錯綜言之或隱言之者蚕月條桑是也或更端言之者一之日二之日四之日是也其點綴變化之妙如魚龍出沒不可端倪○首章舉七月流火蓋暑退寒來之初也待寒而始求衣則晚矣故寒事在冬而衣褐之事始于秋待秋而後求食則晚矣故積事在秋而于耜舉趾之勞始于春皆所謂蚤計也屬發栗烈承上起下此授衣之故而衣褐所宜豫也一家之內于耜者舉趾者饁者無人不踴

躍于農事所以田畯之大夫喜之既為民喜亦為公家喜也○二章三章皆言衣之事故皆以七月流火始之再言九月授衣者謂欲授衣于九月不得不豫圖于九月之先也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二句詩情閒冷如見女子在桑陰下日日煖鶯和景色動人懿美也筐而言懿亦詩人點綴語執懿筐遵微行求柔桑柔想見女子性情旁求博擇惟恐不廣惟恐不好之意遲遲言春日之長也遲遲字着在桑女上便覺冷妙若以言農夫則無味矣首章末句言田畯之喜此言桑女之悲悲喜無端妙不可言采蘩與公子同歸何涉詩人之言離合斷續不可思議言治葛而忽及歸寧父母言蚕桑而忽及公子同歸俱于不相涉處映帶生情此法惟漢魏人知之若云女子將嫁故及時蚕桑以為奩具則同癡人說夢矣○三章言七月流火而繼之以八月萑葦者謂萑葦棲蚕之物亦已備之八月則其無所不豫可知也條桑遠揚所以畢取無

遺也女桑以上屬蠶鳴鵙以下屬績載玄載黃三句合蠶與績言之八月載績則麻熟之時其事又重于萑葦矣為公子裳蠶績已染不自愛而以奉公子君民至此真如父子家人矣為公子裳獻豜于公亦此義也○四章終首章無褐之意而兼言裘者豳地苦寒故禦寒之事獨詳狩獵在冬而自四月言之者四月純陽秀葽者物成之初一陰將生矣陰生而蜩鳴則秋氣之漸也其穫物已成矣隕蘀物既改矣皆指將寒之候而次第言之貉賤於狐獻其貴者豜小于豜獻其大者每事不忘君也其同者羣獵也纘武功者纘於貉之役也豳近于狄故民習於武功獨舉冬獵者為裘者取皮在冬也○五章又從裘褐外悉為禦寒之備蟋蟀依人則寒至矣必歷舉斯螽莎雞蟋蟀為言者蓋以虫為室處之候亦猶二三章記倉庚鳴鵙以鳥為蠶績之候四章記秀葽其穫隕蘀以草木為取皮之候也隙能生寒鼠能入隙室熏使寒氣

不出塞墐使寒氣不入也嗟我婦子老者謂其婦子也十月改歲蓋以周正言之若首章言何以卒歲在二之日則夏正也觀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子丑之建非獨商周為然矣。六章言食事而舉老壯異糧為言以見豳民每食必有禮也鬱薁棗三者菓也葵菽蔬也瓜壺苴荼所謂養食也養老者梁肉之外別有菓酒嘉蔬以助眉壽養老者眉壽必於甘旨是資而蓄食則農夫之常也食我農夫壯者自言亦猶上章以嗟我婦子為老者之言也想見當時門內尊卑大小肅然雍然是田家一幅家慶圖覺潘岳賦所云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引絲竹駢羅席長筵列孫子陸摘紫房水挂赬鯉等語有此興味無此真樸。七章言農事而并及乘屋然其乘屋亦以為農也我稼同矣而邑中之宮室又宜修乘屋急矣而明年之播穀又難緩此曷有已時哉麥熟以四月今十月納禾稼而舉黍稷重穋禾麻菽麥言之則一歲所稼在

是矣故曰我稼既同茅以蓋屋綯以縛屋夜以息晝之勞令曰宵爾索綯則晝夜皆作矣冬以息夏之勞令曰亟其乘屋則冬夏皆作矣所以然者終則有始所以遲而不息也故曰其始播百穀。八章終食之事而及藏氷獻壽者以祭祀燕享亦食之餘也鑿氷沖沖孔穎達曰非貌非聲故曰鑿氷之意獻羔祭韭者獻羔以祭司寒而出氷先獻於祖廟也蓋鑿氷皆農功既畢之事君既藉以致孝享於神民亦得以致誠敬于君故下文有稱觥之事肅霜者滌場之候也此時可以為樂矣朋酒斯饗五句想見君民一家真率簡易相愛相歡景象蓋勸農省耕上非以為德也稱觴祝壽下非以云報也而當時君民聯洽盤結實有莫可解而不容已者問之豳民豳民不自知也蓋周家王業肇基於此不可為非忠厚然忠厚豈足以盡之哉。東遷以後豳地皆以與秦於是豳民不賦七月而賦無衣矣可嘆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

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嘵嘵

序曰周公救亂也○鴟鴞鸋鴂惡聲之鳥賈誼所謂鸞鳳伏竄鴟鴞翱翔也拮据手口並作之貌拮据言手卒瘏言口者互文也惟手口並作足以手口俱病捋荼蓄租則並作之事也荼毛傳朱註皆謂卽萑苕可捋取以藉巢者○按金縢篇云管叔及其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不辟我其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是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蔡氏金縢註辟與避同謂我若弗避則何以告先王於地下乎居東避居國之東也流言初起未知罪人為誰居東二年成王始知罪人之為管蔡斯得者避之之辭也及感風雷之變成王親迎以歸管蔡懼遂挾武庚以叛成王始命周公征之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者蓋周公居東二年而東征往返又三年也據所云則此詩為居東之詩而東山乃東征之詩也當作此詩時武庚管蔡尚未誅也朱註竟以此詩為東征詩而史記亦無避位語又所不解然鄭箋亦云周公避居東都其言甚有條理與古序所謂救亂意相合今從金縢註為居東詩而朱說以侯別考○鴟鴞以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蓋挾武庚而叛者管蔡也今曰既取我子似以敗管蔡為武庚罪而寬為管蔡地者親愛之道立言之法也恩斯勤斯二句似專

言取子而意實在取室如云取子已不堪矣況并我室而毀之乎若向鴟鴞求憐者詩有詞在彼而旨在此者此類是也○次章從無毀我室來蓋公自述其深愛王室先事預防之故其意未畢故以下卫章處之或敢侮予未可必之詞也○三章四章緊承上意既以來雨綢繆防下民之侮則凡可以成予室者不憚爲之拮据卒瘏皆以予室未成之故耳蓋予之所患者鴟鴞是以手口既病而予羽復殺予尾復敝着是其勤也豈料予室未安而而風雨又從而漂搖矣然則向之取我子者鴟鴞而今之毀我室者又在風雨鴟鴞方橫而風雨旋至則予之所患寧獨鴟鴞已哉此所以嘵嘵哀鳴而不自已也蓋是時不利孺子之言流布國中舉朝之人亦有從而疑公者風雨漂搖蓋指是葦故此句乃一篇之警策與首章鴟鴞四句暗相呼應不可畧也○曰我室曰予未有室家曰予室翹翹蓋穀然以國事爲家事王室爲己室矣通篇

借鳥爲言情哀詞切
更妙在不補正意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

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序曰周公東征也。蠋似蚕大如指蠋有獨義卷烝葉中如士卒獨處古者車戰止則爲營衛與塹柵無異兵械器服皆在其中故獨宿曰在車下果臝括樓也生青黑色六月花七月實如瓜而小果臝延于宇下室中無人之狀也伊威一名鼠婦生下濕及土坎中常惹着鼠背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孔氏曰一名委黍在壁根下甕底中坐如白魚蓋室無人掃則伊威出也蠨蛸名長踦喜結網孔氏云小蜘蛛而長足者俗呼蟢子蓋無人往來則戶有結網宵行虫名似蚕喉下有光如螢毛傳以熠燿爲螢則與下熠燿

其羽戾矣町畽為鹿場宅舍有宵行家無人故也鸛似鶴而大長頭赤喙黑尾翅每遇巨石知下有蛇即如術士爲步其石自轉喙而食之里人學其法者每縛其巢鸛作法解之乃鋪沙其下印其足跡而倣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垤蟻塚也蟻亦知雨故避濕而上場黃白曰皇孔氏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也駵白曰駁孔氏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也駵赤色也駁亦馬之上色蓋駁能食虎豹其形似馬而駁馬之文似駁晉侯乘駁乳虎見之而伏以其文象駁也褵褘也褘即脫巾注云施衿結之悅蓋衿者衣小襜悅者佩巾即褘也婚禮言結悅此言結禱則禱當是悅母為結褵欲其受戒命固結而不忘也○東山之詩周公所以體恤軍士而憫其勞之者至矣所謂悅以先民民志其死也全篇皆喜其既歸之詞翻從不歸說起且言喜而先言悲言安樂而先言愁苦言歡聚而先言離別蓋喜在悲後倍覺可喜安樂在愁苦

之後倍覺安樂歡聚在離別之後倍覺歡聚也每章俱用零雨其濛四字點綴便爾情深蓋思家遇雨最是苦境有此四字不待終篇已自黯然魂消矣首章班師遇雨也次章長途遇雨也三章抵家遇雨也四章相聚遇雨也車下獨宿雨景也鸛鳴螢飛雨候也以及桑蠋果實伊威蠨蛸苦瓜栗薪雨中觸目無一不攪人愁腸步步有景節節生情真是千古絕調漢魏詩人皆在下風矣。首章濛濛微雨亦久雨也此景最凋人既東歸矣又曰西悲妙處可想而不可言少陵云翻畏消息來又曰喜心翻倒極詩中兼此二意一經註破便索然矣制彼裳衣二句悲中暗喜情景可掬語意未竟無端忽及蜎蜎者蠋與上文全不相蒙若合若離若遠若近如雲隔山腰石斷水波其妙難言在三軍之中而曰獨宿言外之情可思亦在二字自幸生全出於望外語婉而深。二章家鄉將近熟恐園廬荒廢之狀言之傷心果蠃伊威蠨蛸鹿場

宵行凡五物五事寫蕭條光景如在目前漢人從軍
行云兎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
旅葵老杜云行見空巷日夜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
毛怒我啼彷彿似之伊可懷也意即在亦可畏也句
內惟其可畏所以可懷懷從畏出故懷字倍為情深
耳時解初念轉念等語俱是痴話。三章鸛鳴則婦
嘆矣此逆揣之詞鸛鳴必雨故行者苦而思者嘆也
鸛鳴在途婦安得聞婦嘆于室我何從知此政在等
不相涉處想見其妙婦方洒掃而我征聿至湊巧湊
趣望外之喜難以言喻却又無端感及苦瓜栗薪與
前意連而若斷合而忽離妙極三年遠歸別情萬種
俱不及吐卻於小物繾綣不已且不言既見而言不
見之久用意較深一層。四章詩意蓋羨新婚之樂
強為描畫便呆此從新婚時春鳥和媚及馬色之良
結構之誠儀文之盛鋪張點綴而已詩語極熱閙而
詩情最閑冷其妙趣全在其舊如之何五字如之何

者欣慕讚嘆無可形容之詞也蓋常人之情舊不如新然別離重逢新不如故詩人似以其新孔嘉句挑起下句其實以其舊如之何點動上句此古人筆端活潑處也訓詁呆講真堪發笑。孔嘉二字從上文皇駁其馬三句說來此句不言樂樂處在如之何三字想出妙甚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旣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旣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銶今之獨頭斧。破斧缺斨其勞至矣然當時不以爲勞而以爲此公之哀我也

蓋民心之忘勞忘死至此極矣。皇匡將大昭化道歛此毛氏所註朱子仍之姑以此想像大意而已然毛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則所謂四國有王正是四國又何所指乎大約當時四方之國感於流言故周公東征但正武庚管蔡之罪而四國反側自安矣故曰哀我人斯哀者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婚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故曰籩豆有踐瓦豆曰登竹豆曰籩木豆曰豆同牢之禮有醓醬二豆葅醢二豆無設籩之文其言籩者皆豆也胖音判半體肉也。古序曰美周公續序又曰刺朝廷之不知也養美周公即所以刺不知周公者無二義也鄭康成謂

成王感風雷而迎周公時羣臣猶惑於流言疑於王迎之禮故匪斧不克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以類求使賢者先往匪媒不得謂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其說雖妥但嫌成解次章終不如朱註爲得朱子意謂周公居東東人以昔日見公之難也故於首章言之既而幸今日見公之易也故於次章言之二章皆用比喻全不露出正意甚妙且於古序美周公及續序刺朝廷意俱無不合者蓋東人且幸得見公如此何朝廷乃不知乎即此已深於美周公深於刺朝廷矣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于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序曰美周公也○九罭緵罟九囊之網猶今之百囊網也鱒魚似鯶而目赤陸佃曰鱒魚圓魴魚方鴻之為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此詩續序亦云刺朝廷之不知也鄭箋前二章與所解伐柯篇意同然以前章為迎公當以禮二三章又為朝廷曉喻東人之言四章乃東人畱公之語前後相舛不如朱註之渾成首章喜見公也下二章顧畱公也鱒魴之魚非九罭之網不得蓋其難也今我何幸得見袞衣繡裳乎袞衣繡裳與淇澳充耳琇瑩同意蓋公之德不窮言美其服飾所以頌其德也遵渚遵陸鴻之偶也豈能久於渚陸哉以興下文公將歸矣公豈無所哉特於女信處而已公歸將不復至矣特於女信宿而已蓋情之也朱註東人自相謂五字最有情景蓋公自宜歸成王亦自宜迎公以歸東人總不顧也但相與抵徊踟躕不忍舍公又不能畱公其繾綣無已之懷俱於自相謂中見之所謂私

情也四章用是以二字緊接惟公於女信處於女信宿是以束土偶有此衮衣之人而幸見之既有衮衣之人豈能遽舍故又以下二句一氣疊去公歸則我悲矣無以公歸無使我悲猶冀王之不遽迎也想似痴而情愈真文似緊而意愈婉妙不可言時解謂周公鬱鬱東人憤憤大似代公作鳴寃錄殊堪捧腹○歸飛二字腰間挿韻女處二字隔字用韻俱妙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躐踐上疐其尾故曰跋前疐後舄有三等赤舄為上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皆赤舄李盧陵曰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

履鄭氏曰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言安也。狼跋而尾疐者狼之才薄也周公才全德厚履變而不失其常則與跋前疐後者異矣孫如春秋公孫於齊之孫謂周公避位居東也不敢斥言其避故曰孫註中讓字似亦孫意但云自讓大美則失之矣公孫碩膚謂雖孫於東土而大美愈彰也赤舃几几所以言碩膚之狀葢公之大美豈能彷彿形容但於赤舃几几想見之耳猶淇澳篇云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寬綽何從描寫但於倚重較兮想見之耳觀聖賢者俱從閒處着眼所謂頰上三毛也。嚴華谷曰几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故赤舃几几所以爲周公之聖也。瑕王滴也德音不瑕鄭康成云令名不可瑕疵也